陳元音 著

佛教文化叢書 8

現代美國禪文學

新文豐出版公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佛教文化叢書 8

現代美國禪文學

陳元音 著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公元二〇〇一（民國九十）年七月臺一版

佛教文化叢書八

現代美國禪文學

精裝一冊基價一二・〇元正

版權所有

著作者　陳　元音
發行人　高　本釗
發行及印刷所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二三〇六〇七五七・二三〇八八六二四
門市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
電話：二三四一五二九三・二三四一五二九四
台北郵政三六四三信箱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四九號
郵政劃撥：〇一〇〇四四二六號
傳眞：二三五六八〇七六・二三〇二三八七〇

＊本書若有破損或缺頁・歡迎寄換＊　22934014（精）

網址：http://www.swfc.com.tw
E-mail address: swfc @swfc.com.tw

禅源滙流
文采宝璽

人的心灵与宇宙大自然
伴奏不分中西南北都有
文采都为品禅思滙流
元音获授沿美国禅品馨

獻給親愛的麗芬和仲彬

作者簡介

民國十八年生，台灣彰化縣人，淡江大學外文系畢業。曾任美國國務院傅爾佈萊特研究員(Fulbright Fellow)、美國學者團體協會研究員(ACLS Fellow)、淡江大學英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西洋語文學研究所所長、外語學院院長、密尼蘇達州立曼卡度大學交換教授、華梵大學董事、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所長、外文系系主任等，現爲榮退教授。曾獲選爲中華民國名人之一(Who's Who of the R.O.C. 1998)。

內容提要

本書首先闡明「禪」與「文學」兩個領域的關係、研究範疇及研究方法，尤其對於「禪」與「外國文學」比較研究方面的質疑，以實際的例子較明確的說明以爲交代。說明「美國之夢」在整個美國文化與禪的結緣所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的一章，如果沒有「美國之夢」的話，那麼美國文學史上便不可能有禪文學了。因爲今日美國的禪文學越來越多，其在美國文學史的地位越來越被重視。本書專門介紹與討論當代美國禪學作家或禪詩詩人爲主，他們

的年齡頗有差距，但是今日在學界或詩界仍十分活躍，他（她）們的詩作、申論文或學術性的著作不斷的見市，刺激和鼓勵更年輕的詩人，同時美國各地林立的修禪中心也致力培養更多未來的詩人。

本書中所介紹的今日禪作家有波西格 (Robert M. Persig)，他的兩本小說《萬里任禪遊》和《尋求萊拉》，今日美國的學術界仍熱烈討論研究著；另外有女小說家毛溫頓 (Marian Mountain)，她的禪功夫是大家好奇且想學習的一門學問；理查・伽爾德 (Richard A. Gard) 的佛學造詣，對於東南亞各國的佛學貢獻以及他的禪詩是不可忽視的；沙林傑是筆者多年來研究的小說家，他的短篇及長篇小說均與禪有關；另外本書也介紹四十五位今日的美國禪詩人，其中如司徒萊克 (Lucien Stryk) 的禪詩仍需以專書來介紹他，又如哈密爾 (Sam Hamil)、哈瑞遜 (Jim Harrison)、格瑞芬 (Susan Griffin)、戴維斯 (Alan Davies)、史達因 (Charles Stein)、史卡拉皮諾 (Leslie Scalapino)、費查 (Norman Fischer) 或史瓦納 (Armand Schwerner)，他們的寫詩風格酷似前衛派的後現代主義，藉以展開佛教美學傳統延伸龍樹對於指示性思想的解構，所以他們的詩指著佛教的空性，溶解傳統的二元對立的西方觀念。這些都是筆者的新發現，一併編入本書中，以幫助讀者對於今日美國禪文學的更進一步認識。書中的附錄是五篇筆者以英文撰寫有關「禪與文學」的近作，應該也是重要的補充。

Modern American Ch'an/Zen Literature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different culture fields: Zen and Literature and its methodology of comparative studies have been in the first place clarified as a basis for the discussion of Ze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American Dream has play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American History a vital role in bridging over Zen and American culture in general and literature in particular. Without the American Dream, Zen would hardly exist in the tradi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 Today Zen literature in America abounds in such a way that its plac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is getting more important.

This book introduces and discusses mainly about contemporary American Zen poets and prose writers who are all so very energetic creating their own literature in their own rights that they almost form a boom resulting in a unique phenomenon. Contemporary writers and

poets introduced for discussion are: Robert M, Pirsig, who wrote *Zen and the Maintenance of A Motor-cycle* and *Lila* which are still hotly discussed today; Marian Mountain, a lady writer, herscf Zen, who wrote *Zen Environment*, which is not a book, but Zen itself; Richard A, Gard, whose contribution in Zen studies throughout Asia can not be overlooked: J, D, Slinger, a famous hermit, yet is a most widely read and studied: in addition, the most unique feature of this book is one which deals with as many as 45 American contemporary poets, among them are Fucien Stryk, Sam Hamil, Jim Harrison. Susan Griffin, Alan Daries, Charles Stein, Leslie Scalapino, Norman Fischen, and Armand Schwerner, whose poems obviously tinted with post-modernism by means of which they try to resolve occidental dualism.

Five of my recent essays written in English on Zen and literature are attached here as appendixes to complement the book proper, no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main chapters.

Yuan-yin Chen
Professor Emeritus
Tamkang University Taiwan

序文

美國是一個很奇特的地方。她沒有英國的古老文物，沒有法國的浪漫、德國的莊嚴；沒有瑞士的旖旎風光，也沒有義大利文藝復興那種揮之不去的光彩。不久前跟一位剛從美國旅行回來的歐洲朋友閒聊，我問他美國怎樣。他反問我：「你要我說什麼？美國有什麼好說？」這位年長的歐洲友人在傳統的觀念下，對『新大陸』仍抱著優越感，甚至在今天，還是常見的事。但要瞭解美國，說容易，也並不容易。不說別的，單是時間和耐性，你便得付出一點代價。

不錯，美國很奇特。但她的與衆不同，卻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明白的，而且見仁見智，感受人人各異。喜歡她的人，求田問舍，在那裡建立永久的家園，不喜歡她的人，掉頭便去，了無眷戀之情。美國是一個百分之九十九的移民國家，她的移民則來自百分之百自由意志的選擇，有理想、有魄力、不驕矜、不抱怨。美國的民族精神（假如眞有這回事），我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爲便是從這種自由的溫床上誕生的。這種精神無異是一把新發於硎的利劍，可以插入任何獵物的胸膛，不管你獵取的對象是金錢、是理想、是科學，還是文學。

對大多數早年去美「淘金」的人而言，「美國之夢」即是金錢。英國小說家安東尼・屈洛浦(Anthony Trollope)在1862年曾說「拜金主義」的確瀰漫全美，無可諱言。（他的母親便曾在辛辛那堤經商失敗。）但在這盲目膜拜的外衣後面，他察覺到一顆異樣跳動的赤子之心，就憑這顆心，他預言，有一天，美國人可以搖身一變，成爲詩人。

從商人變成詩人，有什麼比這更神奇！但這大膽的預言竟被說中了！陳元音教授先後兩部豐盛的《禪與美國文學》和《現代美國禪文學》，便是它的見證。

其實，當屈洛浦旅美時，惠特曼的《草葉集》早已出版，其望風披靡，與歐洲文學勢不兩立的雄概，不可能沒有給他許多當頭的棒喝，也一定讓他看到了十九世紀美國獨特的文風。但若說他的預言暗示著二十世紀以來充滿了禪味的美國文壇，倒眞有點不可思議！

禪怎樣走進美國，怎樣在美國扎了根，是個歷史的問題，陳教授在書中有鞭辟入裏的介紹，我是外行人，不能置一辭。我在這裡唯一能做的，只是希望幫助他做個稱職的見證人，從旁助興罷了。

剛才說過，美國是個移民的國家，這裏的居民，除了印地安人外，很少人敢說美國是他的「家」。「家」對一個有虔誠宗教信仰的人，有其特殊意義，不能隨便取代。在這種理論

上失去了家園，和現實中處處無家處處家的「流浪」感中，美國人形成了一種普遍的謙恭和不執著的個性。我初到美國時，最大的驚訝不是她整齊的街道，和衆多的教堂，而是「發現」這裡沒有眞正的作威作福的主人。除非你是火星人，這裡也沒有所謂的「老外」。試想對一個離鄉背井的中國人，這是多大的安慰！我在美三十五年，很少被鄉愁淹沒，現在回想起來，這是極爲重要的因素。白居易「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話，雖然說得太淒涼了點，在美國卻是千眞萬確的日常生活。按照禪語來說，這其實也就是一種賓主不分的渾然世界。說眞的，我在台灣時，或許是沒睜開眼睛，對禪很覺陌生，若說來美後跟禪幾乎天天要打一次照面，不由你喜歡不喜歡，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在美國見到的「禪」，沒有臨濟、曹洞這些名，也沒有《傳燈》、《指月》這類書，我天天碰頭、沈思、參拜的，是 Rexroth、Olson、Creeley，是 Salinger、Updike、Ginsberg，是 Plath、Simic、Snyder，是 Merwin，是 Merrill，是 Merton，甚至是 Ashbery。他們的作品充滿了前所未有的意境和禪趣，他們有的懂禪，大多數不知禪是何物，他們有的懂東方語文（例如伽爾德，他精通中、日、藏、梵、巴里文），大多數只知道英文。但他們有一個共通點：他們從不執著，他們永遠謙恭，他們絕不會在你頭下猛打一棒，讓你受不了。他們不是你的師父，也沒有意圖把你收爲徒弟。「臨機一箭，誰是當者？」金輪和尚的答案是：「倒也！」我便是常在這不聲不響的弓箭前，歡天喜地倒在地上的鈍漢。

美國當代文學有許多特色，其中最動我心弦，我也認爲最接近禪機的，是前面提到的「異鄉人」的情緒。在這裡，一個尋常人的鄉愁，變成了現代人生活的縮影，和耐人尋思的哲學問題。在這裡，人們把鄉愁的重心轉移了，人們透過鄉愁，開始追索「家」的眞正意義。用這個眼光，讀美國文學，沒有人不會紅腫了眼睛，爲世人也爲自己流下同情的眼淚。從點滴的鄉愁，到「家」的觀念的重建，即使不大澈大悟，至少該沒枉費一段行程吧！只是對一個詩人而言，這段行程常是苦多於樂的。默文(W. S. Merwin)說他「記得」他的「家園」，他甚至還聽到石縫中昆蟲的鳴叫聲，但「源頭已斷」，家園的「地址也已撕碎」，在他摸索回鄉的路途中，除了一片黝黑，什麼也沒有。

臨濟禪師說流離失所有兩種狀況：「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前者坐在家舍中，登程求訪家舍；後者離開了家舍，但不知如何登程。默文的求訪，看來應屬後者。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讀過臨濟的語錄，但他無疑已會得了這段公案的意味。

默文是我在美國最爲心折的詩人之一。他很像沙林傑，深居簡出，不問世事，過著清苦的日子。他曾拒絕了大學的聘約，說明他無心爲人師。其實，他下面一首小詩，卻透露了他無處無師的「禪機」：

我的先師都走了　如今伴我的唯有靜謐
和五株白楊樹正忙亂地在虛空之中
爲我著書

美國的禪趣假如只流轉在詩人的筆底，屈洛浦的預言還沒有實現；他的預言，是說「每一個」美國人。上面我臚列的幾位作家僅是代表性的人物。假如我不追加上成千成萬無名的默默耕耘者，我覺得很對不起我在美相識和似曾相識的許多朋友。若不是他們，我也許會像那位歐洲的旅客一樣，把美國一筆抹煞了。

美國的成就不在國富兵強，而在她的民衆擁有超越的精神和詩人的氣質。他們謙恭，不執著，有如史耐德在 *No Nature* 一書的序言中所說：「我們的性格流動、開放，可以因時制宜。」他們愛詩，也愛寫詩。不寫詩的人對詩人總是投以羨慕的眼光。當我在美國開始寫詩後，才發現美國詩社之多，舉世罕匹。除了在 PTA 或示威遊行的行列中，他們很少說話，惜「言」若金。他們很有語言的天才，傳遞心聲，能恰到好處。不論寫詩與否，他們用辭遣句，都乾淨俐落，令人稱快。「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他們可以呈劍，不必獻詩；美國的詩也不必「獻」給他們。不論怎樣講，美國的詩卻無疑是爲他們而寫的，而且美國的詩人，從惠特曼到弗洛斯特到史耐德，都來自他們的群族間，非常面善，有如親朋。

沒有這些默默耕耘的詩人和「不是詩人」的詩人，美國文壇不可能攀登這樣的高峰，也不可能出落得如此嬌嬈。屈洛浦預言中的今日美國，唯一可以比擬的，是我們唐代的中國。唐代是一個詩與禪的國度，她的民衆在國富兵強的政府庇護下，都曾暢飲過詩與禪的醇醪，經歷過超越家國的歡愉。唐以後，我們再也不見了這般榮耀。談到今天的美國文壇，我不禁油然生起一片無人可以慰解的「鄉愁」！

禪是一種學術，但更重要的，它也是一種生活。不論走哪條路，都需要提倡和耕耘。日本的鈴木大拙使禪揚名天下，德國的海德格爲禪找到了東西哲學的源頭，美國的史耐德把禪變成了我們呼吸的空氣。禪是我們中國的產物，唐一代的禪師和禪詩人便多不勝數，但如何把這舉世矚目的禪學重新在中國、在台灣，發揚光大，把禪的眞義和禪趣重新帶回我們的思想和日常生活之中，把今天世界面臨的危機一變而爲世界的轉機，在在都是我們全體國人的責任。陳元音教授已經盡了他的所能。他的開創之功，是不可磨滅的。他兩年前爲我們寫了一部《禪與美國文學》，讓我們知道禪並沒有銷聲匿跡，並介紹了禪在美國發展的盛況。兩年後，他意有未盡，又推出了一部《現代美國禪文學》。在這本書中，他不惟加深了對美國文學的探索，還增添了美國以外的文學作爲研究的對象。似嫌不足，他更替禪的本身作了一番面貌全新的詮釋，讓我們懂得禪的訊息和意義，禪與文學的關係和範疇，並交付給有心習禪的人許多寶貴的研究方法。

在國內禪學和禪詩衰微的今天，陳教授的創舉無異是我們的闇夜明燈，迷津寶筏，是關心禪與文學人士一部不可或缺的經典。尤其值得讚歎的，是陳教授此書完成於他近一年來病痛纏身之際，他所付出的代價，也只有他自己和陳夫人私底下才能知曉。只是作爲一位終身奉獻教育的教育家而言，他嘉惠後學之喜悅，當能從慧能禪師下面的偈語中取得一點補償吧：

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
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

周春塘　謹序　千禧年除夕

（周教授現任華梵大學文學院院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